



我心彷徨

徐訏传

吴义勤 王素霞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吴义勤 王素霞 著

我心彷徨

徐訏传



上海
三
联
书
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心彷徨:徐诤传/吴义勤,王素霞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ISBN 978-7-5426-2914-2

I. 我... II. ①吴...②王... III. 徐诤(1908~1980)—
传记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6236 号

我心彷徨——徐诤传

著 者/ 吴义勤 王素霞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黎 迦

装帧设计/ 鲁继德

责任校对/ 朱倩倩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031) 中国上海市乌鲁木齐南路 396 弄 10 号

<http://www.sanlian.com>

E-mail: shsanlian @ yahoo. com. cn

印 刷/ 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20.5

ISBN 978-7-5426-2914-2/I · 404

定价 34.00 元

序 言

张 炜

这部书所记述和评论的徐訏，曾经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席地，有过风靡一时的长篇小说创作。他身兼教授、作家、诗人、编辑家、记者和评论家，可以说是做过了文化界的诸项功课，且每项皆有可观之绩，并与当年的鲁迅、林语堂等文坛巨擘过往频繁。他虽然拥有传奇般的经历，但由于大半时光都在海外度过，再加上时过境迁，其名字不仅为大陆读书界渐渐淡漠，即便在当代创作界，也并非是一个耳熟能详的人物。徐訏通常在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占据了很小的篇章，有的著作对他甚至只字未提。

然而徐訏在海外，自四十年代至今却一直文名不衰，台湾还出版了他的十余卷全集，可以说始终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因此，大陆现代文学研究中如果缺少了徐訏，也将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也正因为这样的缘由，本书的面世也就具备了格外重要的意义。义勤是一位活跃在当代文坛上的、别具洞见的著名批评家，他以同时具备的清晰的理性、生动的文笔，以及展示丰赡细节的能力和潜入钩沉的耐心，从而对人性与历史做了一次双重穿越，抵达了一个相当圆融的、具有深刻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学术与艺术的目标。

一位如此重要和特异的文化人物，必然与孕育他的那个时代胞体紧密相连。我们在阅读中不时地会听到一颗诗心的激越跳

动,看到他奔波于艰难时世的那个清瘦的身影。徐訏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欧美南亚,从浙江祖居地开始了漫长的人生起步,先后去了法国、美国,并辗转于动乱时期的京沪、桂林和香港,到过越南和台湾,最后又在香港长居一直到病逝。他一生多次婚恋,情感起伏,如同作者所做出的精彩刻画:文弱而顽强,矜持更诗狂。他的经历已经构成了那个特殊时代的一部文坛风云录,这其中有人文间的曲折交往、笔债和掌故,更有恩怨源起、旧时情事,抚今挽昔,从头道来。书中文笔始终追随了徐訏的行踪,以时有序,以纵揽横,丰实而不冗赘。特别是写到徐訏艰辛流转于苦难大地的那些篇章,今天读来如同亲历,细节俱在,声气可闻,散发出浓烈的彼时气息。这种情致以至于洋溢全书,构成了笼罩全篇的氛围,作者的一支笔就在这团文气里游走自如。

在传与评的比例和关系上,可以说在书中纠缠一体难分难解,它们随时随地相互依存,不可分开和剥离。这也正是好的文学评传著作的特质之一。只有潜入了研究和描述对象的人生与心境,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化解和诠释。一言可中肯綮,却又掩映于流畅的叙述之河当中,正可谓游刃有余,在纷繁人事与瞬息光阴之间思绪翩翩,一翔万里。

从谋篇结构上看,这本书似乎是朴素平易的,但是书中囊括的妙结,细致的拆解方式,又显出了别样功力和匠心。如与日籍女作家的恋情、与言慧珠的分手,还有与台湾作家三毛的交往过程,都达到了俭言探微却又能溢于言表的精准。这就是安静的外表与激越的内心的结合,是与评述对象在气质上的一次高度契合。

阅读之快,即是阅人之快。挖掘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历史中某一个不可忽略的心情,该是多么重要和有趣的事。

2008.8.16

目 录

第一章 童年岁月/ 1

- 一 “不平凡”的出生/ 3
- 二 五岁寄宿生/ 8
- 三 小学生活的“插曲”/ 13
- 四 童年时期的“收获”/ 16

第二章 北京的记忆/ 23

- 一 辗转的中学生活/ 25
- 二 北京大学的读书时光/ 28
- 三 “我的马克思主义时代”/ 37

第三章 早期的文学活动/ 49

- 一 大学时的“文学尝试”/ 51
- 二 编辑生涯的发端/ 57
- 三 第一次婚姻/ 68

第四章 去 国/ 75

- 一 欧洲之旅/ 77
- 二 巴黎友情/ 90
- 三 与柏格森主义结盟/ 100
- 四 《阿剌伯海的女神》与《鬼恋》/ 107
- 五 遗落巴黎的情与梦/ 112

第五章 游子归来/ 125

- 一 “从海上归来”/ 127
- 二 孤岛生活/ 138
- 三 诗朋往来/ 147
- 四 遭遇婚变/ 153
- 五 辗转大后方/ 158
- 六 《风萧萧》/ 179
- 七 威斯康辛的阳光/ 191

第六章 上海的苦闷/ 203

- 一 重新出发/ 205
- 二 第二次结婚/ 208
- 三 弃妇别子/ 214

第七章 香港 香港/ 221

- 一 陌生与怀旧/ 223
- 二 被“围剿”的日子/ 232
- 三 编辑、教授、作家：三位一体的身份/ 238
- 四 《江湖行》/ 247
- 五 第三次结婚/ 254
- 六 “第三只眼睛”看大陆/ 263

第八章 回不去的“家园”/ 273

- 一 “最像自己的女儿”/ 275
- 二 另一个女儿/ 282
- 三 从《彼岸》到《时与光》/ 288
- 四 最后的“洗礼”/ 303

附 录 徐訏生平和著述年表/ 313

后 记/ 319

第一章

童年岁月

一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母亲的奶汁开始，以及以后的各种营养所维持，而精神的生命则正是所碰见的人物，所阅读的书籍以及所游历的地方种种所形成。

——《谈旅游》

一 不平凡的“出生”

从文化地理学的意义上来说,20 世纪中国文学版图上的“浙江省”无疑是一个神圣而光芒四射的“文学圣地”的形象。这是一片充满了美丽的故事与美丽人生的土地,它所蕴含的巨大人文意义与精神价值是 20 世纪中国任何一个地名都难以望其项背的。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现代汉语文学近百年历程,浙籍作家可谓居功至伟。单以“现代文学 30 年”计,浙籍作家的卓越成就便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甚或“半壁江山”之誉。鲁迅、茅盾、周作人、郁达夫、徐志摩、郑振铎、冯雪峰、夏衍、艾青、丰子恺、夏丏尊、梁实秋、戴望舒、施蛰存、王鲁彦、许杰、柔石、殷夫、巴人、邵荃麟、应云卫、潘漠华、王西彦、唐弢等一大批光耀 20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伟大名字都是带着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文学从这片风光秀美、人杰地灵的土地上起步进而影响中国、影响世界并最终被定格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

1908 年 11 月 11 日^①,浙江慈溪洪塘竺杨村,一幢五开间两明轩、老式两层楼房东首的房间内,伴着淅沥的雨声,一个新的生命呱呱坠地,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故事又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拉开了序幕。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徐訏,他的第一声啼哭,在这个深秋的夜晚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与希望,而他后来的锦绣文章更会在将来给 20 世纪中国文学注入新的生机与想象。

① 因为不能确切记住自己的生辰,徐訏自己将 1908 年 11 月 11 日定为自己的生日。而根据葛原的说法徐訏的生日应是 1908 年 10 月 30 日,是当年葛原祖母给葛福灿的年庚八字上所书的日期。此见《残月孤星》221 页,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3 年版。

我们知道,每一个生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故乡有了割舍不断的联系,他开始不断地被故乡“塑造”并被赋予“性格”。故乡是对生命的一种特殊馈赠,故乡的记忆是一种生命的记忆,故乡的风土人情,故乡的文化,故乡的一切,都会化作血液流淌在每个生命的经脉里。从这个意义上说,“故乡”无所谓好坏美丑,它是一种命定的无法选择的存在,是一种精神和形而上层面上的“意义”。正如每一个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无法选择自己的家庭一样,“故乡”就是上天赐给每个人的一种命运。但是,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美好的出生,一个美丽的故乡,一个幸福的家庭,那么他的造化、他的幸运还是令人无比羡慕。徐訏就是这样一个幸运儿,他出生在“浙江”这样一个神秘、深厚、充满文学性的故乡,他出生在一个文化积淀深厚、充满了历史和故事的家庭,他的文学性似乎是先天赋予的,他有足够的理由以其一生的文学成就对这个“出发地”投以感恩的目光。

对徐訏来说,他的文学“性格”也似乎确实正是从这个深秋的夜晚开始被浙江慈溪这片美丽的“土地”所塑造的,尽管他后来浪迹四海,但心中的“故乡”却一直没有褪色。在徐訏晚年于香港所写的《鸟语》等小说中,“故乡”始终是一个中心的意象。在徐訏出生之前,宁波—慈溪—竺杨村也许在中国确乎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但是在徐訏诞生之后,历史就要被重写了。正如几十年后他家乡文联的王静女士在文章中所说的那样:

洪塘的竺杨是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过去隶属于慈溪县洪塘乡,现隶属于江北区洪塘街道宅前张村,位于江北大道西侧。村不大,几十户人家的几十幢农家小院躲藏于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茵间,然而那是个富有诗意的村庄。“小城外有青山如画,/青山前有水如镜,/大路的右边是小亭,/小亭边是木槐荫,/木桥边是我垂钓的所在,/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

桥下第三家是我的故居，/破篱边青草丛中有古井，/传说有大眼长发的少女，/为一个牧童在那里殉情。最后请就站在那里远望，/看马鞍山上是否有微云。”（徐訏晚年所作的诗作——《幻寄》）

小村原是竺杨两姓人家居住，后徐氏迁移而居并渐渐兴旺，竟成了慈溪徐氏望族的居住村，青瓦白墙江南风格的屋群错落在绿色的田野中，屋群中有一座徐氏祠堂和一座竺杨庵。据徐氏后裔回忆：“徐訏的祖居是一幢砖木结构的老式两层楼房，与楼房垂直的还有一明轩间，明轩的后楼又连着一幢‘洋房’。”^①

显然，“竺杨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小村”，而是一个“美丽的小村”，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小村。佛风源远流长的宁波文化和既洋洋洒洒又深藏不露的慈溪文化在这里交融、渗透，影响着小村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徐訏能诞生在这片“文化沃土”上并为其所塑造，可以说是从他最初的“出发地”就赢得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给徐訏其后的人生历程和文学生涯铺就了浓郁的传统底蕴和永远的宗教气息。而由这片“文化沃土”哺育的徐訏也注定了将为这个“文化小村”走出浙东、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做出独一无二的贡献。

徐訏的家庭是一个文化底蕴厚实的家庭。徐家的祖业曾经繁盛一时，是当时有名的大户人家，到了父辈，由于战事频繁，农村经济萧条，徐家也逐渐走向败落，成为逐渐崩溃、沉沦下跌的破落户。徐訏的父亲徐荷君，又名徐曼略、徐韬，从小聪颖过人，能诗善文，后从师于“四明四才子”之一、慈溪县著名学者冯君木，清光绪三十年中了举人。他是一位既有着传统学识，眼光又很开放的家长。

^① 王静：《寻找徐訏故居》，见散文集《留住慈城》，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10月版。

在徐訏后来成长的过程中,他逐渐接触了西方文化,尤其对康德特别感兴趣,也许正是康德的理性使他在20世纪初年,当商品经济仅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兴起的时候,就能以非凡和超前的眼光关注商业,并企图以此来光复祖业。他早年在北京北洋政府任财政部秘书工作,徐訏出生时,他已到上海银行工作。当徐訏11岁那年被接到上海时,他已成了上海有名的银行家。后来,抗战时期他还曾一度在重庆任中央银行监事会秘书,可谓名噪一时。解放后曾任浙江省图书馆副馆长。徐訏的母亲姜叶如(亦名姜燕琴)是一个长期生活在农村,勤俭克家的人。她治理家业非常节省,节省下来的钱,做各式各样的储蓄,如万国储蓄会一类的零存整付等,也一心希望家业的重新振兴。徐訏的女儿葛原曾在她的书中对祖母有这样的描述:“我祖母姜燕琴是个身材纤小缠足的老式妇女,在一连生下三个女儿(我的犁如、班如、瑟如三位姑母)之后,她许下了愿:祈求菩萨能赐给她一个儿子。终于她得到了我父亲这个儿子,从此便以吃素来还愿。”^①

可以说,正是承载着徐氏家族中兴的希望,徐訏“不平凡”地诞生了。徐訏的出世,给父亲、母亲和全家都带来了曙光。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上面有三个姐姐,不能支撑门户,有了他,全家人就像盼到了救星一般,欣喜若狂,对他也就备加呵护与宠爱。然而,“不平凡”的出生,既是徐訏的荣耀与造化,同时又显得过于“沉重”,弱小的徐訏从一出生就要承载那么多的希望与寄托,难免给人“不能承受之重”之感,这也为他后来风云变幻的人生埋下了深深的“伏笔”。现在看来,“不平凡”的出生留给徐訏的除了“万千宠爱集于一身”的幸福之外,更有着挥之不去的苦涩记忆。

首先,“克星”的阴影。徐訏的父亲中年得子,对徐訏当然是望

^① 葛原:《残月孤星》,5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子成龙。按浙东的风俗,小孩出生后一般都要请算命先生来预测吉凶、规划人生。徐诩的父亲也为徐诩请了一位算命先生。但是算命的结果却给了欢天喜地的徐家迎头一棒。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养不大,如果养大了,也准是个克星。好在徐诩的父亲是一个受了现代思潮洗礼的有理性有思想的人,他没有被这个算命先生的迷信吓倒,而是很快想到了破解这个不吉利预言的方法,父亲给徐诩起名“徐传琮”,明示传宗接代之意。算命先生的谶言也没有妨碍徐家对徐诩的溺爱,他们依然视徐诩为全家的宝贝。对于过分重视子嗣的老一代人来说,这种溺爱无疑会给予子女未来的人生埋下无法挽救的败笔。可是,在徐诩身上这种败笔体现得却不明显。他有一个极其理智的受过新思潮洗礼的父亲。他的父亲有诗书传家的理念,知道好的教育、好的文化才能真正有助于徐诩担起传宗接代之责。所以,在徐诩刚呀呀学语时,他就请了老先生在家教儿子四书五经。在徐诩上学读书后又为他起名“徐诩”,号“伯诩”,希望他事业“宏大”,家庭“和乐”。多年后,不想舞文弄墨的徐诩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家,他的名字常显露于期刊报纸,可是“诩”字常排成“许”或“诩”字,为免去诸多麻烦,徐诩便接受林语堂先生的建议,把“诩”改成“于”,故亦名“徐于”。此外还有一些笔名如史大刚、东方既白、任子楚、姜城北、释岂饭、云起白等等,贯穿徐诩一生的创作生涯。

其次,父母的离异。算命先生的话没有影响徐诩的童年生活,但是却影响了他的父母、他的家庭生活。徐诩出生后不久,他父母的婚姻就陷入了僵局并宣告破裂。很难说,父母离异的真正原因是什么,长期分居、父亲在外娶了姨太太等等都可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但原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那种其乐融融的和美家庭一去不复返了,那种充满笑声和欢乐的日常生活场景变得非常遥远了,这种后果不仅使母亲的一生陷入了不可名状的悲剧之中,更是幼年的徐诩无法想象的,这从此在他的心里埋下了极为沉

重的阴影,也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他脆弱敏感的性格。更可悲的是,直到晚年,徐訏仍然把算命先生的预言当做父母离异的渊源,而把自己看成家庭不幸的罪魁。可见,父母的离异对徐訏精神的伤害有多么严重。当然,父母的离异对徐訏的性格也有正面的塑造,那就是他从母亲身上看到了女性的坚强与伟大,并在他其后的人生与文学中始终对于女性充满赞美与敬意。徐訏看到,家庭的变故与经济的压力,并没有压垮母亲,她仍然坚强地支撑着家庭。即使抗战以后,她辛辛苦苦积攒的十五年、二十年的积蓄,取出来后只够买一根油条!^①但母亲也从不抱怨,仍然从容、无悔地面对一切,保护、养育和温暖着徐訏及全家人。母亲的坚韧与乐观始终支撑着徐訏的精神,使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独自承受生活的重负,母亲的宽容、忍让、大度与慈爱更是徐訏一生享受不尽的精神财富。

二 五岁寄宿生

1913年,对徐訏寄予厚望的父亲决定送徐訏到小学住校就读。在此之前,父亲其实早已经在家里找了一个老先生教徐訏读书。正如徐訏后来所回忆的那样:“家父深恐我被母亲宠惯坏了,所以他对我的管教十分严厉。”在他被送往寄宿学校之前,“就有一位老师住在家里,专门教我古文,直到今日,我还记得当时根本听不懂他讲些什么,凭揣摩猜测,不了解真正意思,硬着头皮背诵,譬如像‘道德’之类的字眼,四五岁的孩子,如何能接受呢?除此之外,每天都要写字作文。”^②但由于后来跟徐母离异,徐父觉得家庭气氛

① 徐訏:《谈懒惰》,《徐訏全集·十》,正中书局1968年10月初版。

② 徐訏:《孤独激起了写作能力》,《南华早报》1972年1月。

不利于徐诩读书,而他自己因为在外工作又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回家也不是很方便,而徐诩母亲对徐诩的过分宠爱也使他很担心。这一切促使徐父做出了让徐诩提前入校读书的决定,也给五岁的徐诩带来了永远不能忘怀的疼痛记忆。一个五岁的孩子,一个被众人呵护和娇宠的孩子,突然间要离开母亲的怀抱,要离开温暖、欢乐的家庭,要独自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一个陌生的人生,就如一个不会游泳的小孩突然被大人推向深水区一样,那种如临深渊的绝望、无助的感觉对五岁的徐诩来说无疑是刻骨铭心的。

徐诩后来的性格中具有一种近乎天生的敏感、忧郁、孤独、悲悯、多情的质素,这与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以及童年时的遭遇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五岁的孩子可以说对世界一无所知,在家人的怀抱里,他对世界的知识是好奇而快乐的,但是当父亲把他独自推向世界的时候,恐惧、害怕和胆怯就成了他唯一的感受。此时,在家里老夫子教《四书》、《五经》时的那种毫无童趣、充满约束和压抑的学习也成了一种令徐诩留恋的享受了。因为那种学习虽然枯燥机械,但却时时笼罩在母亲赞赏、关爱的目光中,而且每次的学习过后随时都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快乐的补偿。可以说,过早地从“家庭之爱”中被抛离出来,正是徐诩孤独、内敛性格的源头,也是他人生之痛的开始。然而,也许正是由于有这样痛苦的记忆,徐诩在后来的人生历程中才特别珍视亲人、珍视子女。许多年后,当徐诩为人父时,他就竭尽全力关爱自己孩子的健康成长,成为值得称道的好父亲。这一点,徐诩的女儿徐尹白就深有体会,她在纪念父亲时说:“在我十八岁以前,在我赴海外读书以前,我父母双全,备受他们的照顾。在我成长的时候,他逐渐进入古稀之年,尽管他已不再年轻,尽管家庭经济不宽裕,我父亲依然竭尽全力,想方设法,为我谋求最好的出路。这份珍贵而特殊的情感,即使在他去世之

后,仍然给我力量,在困难的时刻支持我。”^①

父亲送徐訏就读的是村里的一所寄宿学校。这是徐訏人生记忆里的第一所小学,自然由于有着特殊的心理背景,学校带给徐訏的痛苦与恐惧当然要多于欢乐和自由。徐訏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曾两次谈到那所小学:第一次是“五岁那年,父亲把我送到一间离家不远的小学去住校,跟那个老学究校长住在一起。那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老学者,与他住在一块儿,使我觉得很拘谨。”“我喜欢到学校读书,可是不愿意住宿。”^②这一段记忆,是他一生永久的伤痛。后来徐訏又在《夜窗小札》中的《“责罚”的背景》一文中做了详尽的描述:“那家小学在浙江慈溪的一个乡下,我入学的时候是八岁,实足年龄不过六岁,离我家有一里多路,读了半年就住校了,而我也不再随班上课,专跟校长翁老夫子读左传。那时候的教育很重国英算,我在读古文之外,碰到算术英文课则仍要随班去上课的。”“那家小学在偏僻的乡村里,当然没有水电,水是缸盛雨水而来,一到夏天往往不够用,不够用的时候,就要靠工友挑池水河水来喝了。灯火是一个大问题,平常饭厅里用挂在上面的煤油灯,住宿生夜里有两个钟头的自修课,课室里也挂着两盏煤油灯,事实上这点灯火太不够。”“我们的校舍是旧式的房子,厕所当然没有卫生设备,并且还在很远的小屋后面,由我们的寝室去要穿过两个院子。我刚刚入学时才八岁,好像有一次闹肚子,翁老夫子答应我从家里带一只马桶,放在寝室的角落里,这倒方便了许多同学,可是不久也就撤去了。厕所既然离寝室很远,夜里上厕所自然必须带灯火,有风有雨的日子,洋烛当然非常容易被吹灭,所以还需带洋火。我们去厕所常常是在上自修课以后就寝以前,而总是凑了三

① 《〈无题的问句——徐訏先生新诗·歌剧补遗〉序》,香港夜窗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

② 徐訏:《孤独激起了写作能力》,《南华早报》1972 年 1 月。